



大學衍義

十二

天
二

服部文庫
117
2/2
12



117
2/2
12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倭幸之臣

齊桓公未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

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

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

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官以腐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

宰相不遠
于人情而
情尚見破

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
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
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
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
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
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
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威公
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
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

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
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
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為此也特
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
人有因放麇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麇且
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威公不察三
子之情迺欲以為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
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
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
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

所以為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癩同桑中

有蠹見則外癩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所謂

桑雍者便辟音辟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

所愛孺子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官侍之屬

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枉猶屈也故日月

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蟪蝻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

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

嚴正之語

有蠹則稷魄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熒惑君心君心蠹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蟪蝻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增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

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

洗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册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眾。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

王嘉以爲寵賢之應。白虹妖日。連陰不雨。司隸
鮑宣亦以爲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
而天爲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
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
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如此。父子
可以終其性命。一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
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
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橈鼎覆。曾莫
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爲惡
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爲害者。漢

業旣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
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
卑宮之意。以尉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
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
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
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
之。蓋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
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

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為說曰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挈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困雖大而民以為小使靈帝所問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邪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為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一臣之佞其卒

至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愛且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視朝須臾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亾秦而士開亦以此亾齊古人

以燕安為煬毒飲煬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
亾可不戒哉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
士及從旁美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
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
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
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
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意未深也
致世
勿所蔽
而仍

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
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
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
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
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
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
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
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
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

大書行義
檢用之情

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之鳩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箴徹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身。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三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令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

鄉土之戒
不畜也防
其流也亦
僅免於烹
耳

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各曰平準天子以
為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
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
公上為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
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又
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
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
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常計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
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
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
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
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
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
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
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
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

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鎮之。天寶初，韋堅為使，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溝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膊綠衫，而謁之。紅袖首居前，船唱得寶歌，彼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櫓數里，堅跪進，諸部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且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春三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賣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

奏幣藏充羨。古今罕儔。故上率羣臣觀之。賜劍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劍後更名各一。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賊。而民之蠹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于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

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

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各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

此說何為不行

日由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為匪躬。以譖譖服讒為盡節。迹其姦蠹。且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諮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示

陸贄上書之情

幾罷贊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剗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况是時以職事

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下之省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名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終

樂上之情

哉欽敬也流共工于幽州非放驩兜于崇山南竄三

苗于三危西殛鯀于羽山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

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

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

放竄殛皆流也鞭朴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

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

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

過誤致災愿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

人之仁負恃罔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

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

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

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

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逆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

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

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

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

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

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

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

心者歟

帝曰棄各黎民阻飢也汝后稷名農官播時百穀播

也帝曰契各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婦五品父子君臣夫

之倫也汝作司徒掌教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

遜順也汝作司徒官名敬敷五教在寬也五教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帝曰皋陶蠻夷猾

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

夏猾亂也寇賊姦宄在外曰姦在內曰賊汝作士士

官五刑有服其罪五服三就野大夫于朝士于市

此其繁耳若宮辟則下蠶室餘五流有宅宅居五宅

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市也

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惟明克允刑之道必致其明

察然後能使
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于刑

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

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

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

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也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解五教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也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愆無也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

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爲臯陶之功臯陶以民之不犯爲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于無刑臯陶爲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爲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臯陶則謂此皆帝之

德而非臣之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卽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

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于舜者其可自滿乎臯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臯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導也齊之以刑齊也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于罪而無所媿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于

善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為政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于善者何以殺為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艸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艸不偃者未有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

大學衍義 卷之三十五
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卑宜顧
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
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王者莫如先審取舍
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
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
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

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
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
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
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
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
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
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繫子孫數

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于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昏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于周官六司

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為教也大司寇掌邦之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者貴若賔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刺堂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赦未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

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于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有刑。臨澠論囚，水為之赤。始皇既并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母仁恩和義。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為良吏。此所

謂置天下于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于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

以說練則
思以解陰
陽未嘗

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
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
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
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
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
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
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
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

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于
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
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
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為造化之本蓋
非正無以為元不闢無以為闢伏藏于冬而後
能發育于春然則以陰居冬為積于空虛不用
之地殆未必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
仲舒逆虛具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
啓其奸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

大學衍義 卷之五 德刑先後之分

假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姪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且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凶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名。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入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錄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慶官之意
嘉古而澤
人亦精

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尚存者也上沃愍焉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
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
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縣獄任輕
祿薄其為致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
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
右前殿之側獄刑號為平矣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
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

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
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于人死則
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
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矧
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于如此上之所矧
其可不謹邪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
期于不對此十餘言者其于胥吏慘刻之情獄
犴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
况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况真吏乎溫舒
之言至深悲痛于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

大學後義 卷三十五 德刑先後之分

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為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其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入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

在廷不曰而盜賊言之曰同邪

邪

聞之為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嚴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

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辨白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為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答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于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于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一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一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一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

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
 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
 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
 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
 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
 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
 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
 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
 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

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
 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為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卽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
 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
 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
 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
 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
 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
 宗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
 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茲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頓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五 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義利重輕之別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為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為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

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存。不已也。於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為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
 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弊
 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前聖後
 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
 口。為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吾將言其不利也。曰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上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
 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慙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也。克勝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冢。長也。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

荀卿未知
性此是確
證

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蠱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爲善。其化民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爲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入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蓋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

官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曰：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

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罪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權之法，行言利者，析秋毫

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未獲伸，僅能罷酒權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劉其畧著于篇云：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十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

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為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歛而厚帑
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收兆庶之心者天
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
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
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
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
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
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
今天衢尚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
軍情或生缺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

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沸而叛之為人止者當
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
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
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入無貪不可得也今茲二
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
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
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
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
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

爭焉今劉其略以為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夫德宗之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劉其略以為世戒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六



